



挥不去的思念

□何宏文

美丽月见草

□陈进

大概四年前，我在弟弟家认识了一种叫“美丽月见草”的小野花，它跟绿化带里人工培育的美丽月见草比起来，花叶的形态和颜色高度一致，只是个头相去甚远。

那花在鲜嫩明丽的家花丛里实在难以入眼。一簇植株，茎秆瘦瘦直直的，有五六厘米高，大多比铅笔芯还细。灰绿细窄的叶子长不盈寸，其间点缀着密密麻麻的粉色小花儿。那花朵只有手指甲大小。四片紫红的卵形花瓣一片挨着一片，完全绽放的样子像个袖珍的花碗儿，还算精致。

弟弟说它叫“美丽月见草”，是从嘉陵江边的草丛里移回来的。

我提议晚饭后也去江边看看，弟弟很开心，随即还约上了就近居住的两个姐姐。当夕阳在参差的楼林里收住光线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已行走在嘉陵江边。正是初夏时节，路边生长着各种植物，其中有一片很特别，灰绿色的，里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粉红，就是美丽月见草。

我摘了一根月见草，问弟弟：“这里野花草多得很，你咋个就只跟它投缘呢？”

弟弟笑着说：“说来还真有一段缘分。第一次见到它是在成都的清水河边。那时我正纠结要不要回重庆，一个人无聊地在河边扔石子。每次低头都看见这种草，小小的花在风中一摇一摇的，像在跟我眨眼睛。心情突然好了很多，后来我干脆坐在草丛里，扯几根拿在手里，没想到这花耐看还有香味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在县城上高中的几年，那时家里太穷，我其实是特别想辍学出去打工，只是不敢说。家里借钱买的几批鸡鸭和猪都死了，开学了学费还没着落。二姐大学还有一年毕业也要钱，爸妈愁得经常睡不着觉。好在大姐已经有了过得去的小家，三姐四姐在外地打工勉强自保，么姐已参加工作。每个姐姐都尽全力帮我筹钱，虽然每个人的力量都很弱小，就像这细细的月见草，一年也只能开出几朵看不上眼的花。幸运的是人多力量大。”

弟弟的话勾起大家的回忆，大姐忍不住插话：“其实，那时家家都一样穷。我们的父母还是了不起，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事情都来了，还是要担起’。当时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大胆放弃种粮，重新学种蔬菜和水果，只想从土里多创出点价值。你看，一家大小齐心协力，还是供你把大学读出来了。”

弟弟摇着手里的月见草，连连点头：“一大家都穷怕了，所以我那时好纠结，一面被父母催回家乡，一边又真的舍不得放弃成都的高薪工作。很神奇的是，我看着那些小小的花很快就想通了。父母年事已高，我特别害怕‘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在我身上出现，所以果断决定回重庆发展。”

夜色加深，玄月清白，江风徐徐吹送，成片的月见草顺着风的方向轻轻摇曳，粉红的朵儿盛满柔情蜜意，清鲜而辽阔。淡淡的花香里，姐弟几人仍在快乐地聊天，童年的青春的，工作的生活的，大家的小家的……一会儿陷在回忆中，一会儿回到眼前，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大家聊兴不减，笑声朗朗，直到月牙消失在远处的楼林。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汉丰第五小学校）

入夜，一辆摩托飞速驶过，车灯刺破夜空，引擎的轰鸣碾过时光，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舅舅。

舅舅是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一个普通工人，在家里排行老大。记忆中，他都是骑着一台重庆产嘉陵摩托奔波于大街小巷。外公外婆的工作两班倒，无暇顾家，舅舅有三个妹妹，大事小事都落在他身上，在那个吃肉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他为了让妹妹们吃上肉，就去江边、野塘钓鱼，一锅红烧泥鳅、一盘油炸小鱼，就是买不到肉的补给，看到妹妹们吃得开心，他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舅舅小时候很顽皮，那时候他家后面有一座山，山上有农家种的玉米，舅舅和厂里大院的孩子一起去山上偷玉米，不巧的是第一次去就被村民发现，舅舅嘴硬不肯承认，被村民扣了下来。村民气冲冲地对着其中一个小孩说：“我放你回去，把这几个人的家长都叫来赎人。”小孩吓得连忙说“好好好”，于是急急忙忙地跑下山，通知外公他们一行上山。我外公那暴脾气，可是一点也忍不得，冲到山上二话不说就给舅舅一巴掌，村民见状都知道这个暴脾气家长不好惹，于是让舅舅道歉就算了。

外公是厂里的高级工程师，那时的家长认为“黄荆棍里出好人”，舅舅作为家里的老大，没少挨打。舅舅从小被外公压制，造成性格上软弱、无主见。我对舅舅的印象是性格特别好，一说一个笑，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小时候还经常骑着摩托车载我去学校。

舅舅18岁那年到奉节，开始为

拜干爹

□阿普

在我们井溪湾，房前屋后总有高大的黄葛树，枝丫向四面铺开，如巨伞般遮天蔽日。小崽儿小囡团团围着盘龙一样的树根撵趟子、滚铁环、抓子，欢天喜地。

黄葛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家乡，把根扎进乌黑的泥土，吸收水分和营养，托起日益壮大的树干，抵挡雨雪风霜，接纳日晒月洗，在村口守护整个井溪湾的康宁。

岁月沧桑，黄葛树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根从泥土里面爬出来，婉转臂弯，给树干以支持和力量。这时候的黄葛树足以堪当重任了，井溪湾的村民们开始把希望寄托于这些大树，那些内心深处的所有祈盼，用一根根红布条，大张旗鼓地缠绕在树干上，任风去传播，任太阳去翻阅，任雨水去刷新。张家要修房立屋了、李家要杀猪宰羊了、刘家要生儿育女了……都有一根红布条照护着，一切安好。

一天，爹带着我，手中拿着红萝卜和一块腊肉，还有丈二长的红布条，来到岔路口的一棵老黄葛树下。爹把装有红萝卜和腊肉的瓷盘摆在树根上，把红布条缠绕在侧枝上系牢，回过头大吼一声：“平娃子，跪下，拜干爹！”

我被突如其来的吼声唬住了，蒙了一下，双膝扑通落地，听见黄葛树的叶子窸窸窣窣响起来，仿佛干爹接纳了我，还念念有词地劝：“别跪了，快起来吧。”从此，我也有了“干爹”。

村里历来

期5年的知青生活。在那里遇见了一位以为可以共度一生的女子，在一个生产队，同是知青，很能干。到了回家探亲的时间，舅舅兴奋地带着女子回家。该女子比舅舅大几岁，找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是那个年代很忌讳的事情，外公把舅舅拉到一旁说：“你要让我以后在家族、厂里头都抬不起是吧？”

被棒打鸳鸯后，舅舅也结束了知青生活，回到城里，认识了现在的舅妈。舅妈是一个朴实的女人，年龄比舅舅小，家里条件不好。有一次，舅妈家的门被大风掀翻了，舅舅知道后连夜冒着大雨把外公家的门下了一扇给她家抬过去安上，因此被大雨淋成了重感冒。那时候觉得拖一拖就好了，结果患上急性重症哮喘，也是他后半辈子无法治愈的病根。跟舅妈结婚后，也常常因为哮喘发作送去医院，几次堵塞气管都从死神手里抢救了回来，体弱多病也成了他的代名词，没办法在厂里从事高强度工作，只能靠摩托送货为生。

因为担心我们吃不到绿色食品，他经常找卖土货的地方给我们买新鲜蔬菜，然后骑摩托给我们送来。我心疼他说：“舅舅你有哮喘就别骑摩托了，走起也踹得厉害，我们自己会买。”舅舅默默走了，还会继续。

如今，舅舅已离我远去，那辆生锈的摩托却一直沉睡在停车场。铁锈在蔓延，如同他未讲完的故事，在光斑的油箱上缓缓移动，铁皮心跳在灰尘里渐渐忘却。那些挥不去的思念，久久不会遗忘。

（作者系重庆地质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又访壶口瀑布

□胡中华

曾经，我在延安宜川的塬上，数你的肋骨。今天，我在临汾吉县的岩层，听你的心跳。秦晋峡谷捧出的同一只陶瓮，盛过仰韶的粟，淬过青铜的锋。

一条大河，一壶天地。来吧，一口饮尽这天上来水！五千年泥沙在喉，问翻涌：半壶是《禹贡》凿开的龙槽，半壶是《河殇》未凉的泪滴。

五十米的断崖崩裂成玉斗。他倾泻的不只是春夏秋冬，更有一部流动的《水经注》——霍去病的铁骑在浊浪里剽悍，洗星海的音乐于冰瀑中结晶。

二十米的深喉吞吐着雷霆。在沙粒坠落的慢镜头里：一粒在黄土坡地长出侧柏的绿，一粒在光伏板下变作硅晶的蓝。

听！斗鼓震落了高原的旧痂。喷呐声里：那滴裹着《诗经》的清水，正渗入三北防护林的根脉。那片载着甲骨舟的绿叶，已漂进碳汇交易的潮汐。

此刻，我摊开手掌——陕西的雷，山西的雾，在指纹间蒸腾为云。他终将落回巴颜喀拉雪线，重新开始澄澈的远征。

壶口啊，天地玄黄的老砂轮，你日夜打磨着：苦难与辉煌的结晶体，通透地闪烁着翡翠的光。（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文化馆）

爱之灵感(外一首)

□吴红英

是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美妙的际遇在企盼春光的日子邂逅春风一样优雅的你

渴望如歌的云帆驶进奔腾不息的创意之河忧郁的浪花不再侵蚀苔深石冷的黄昏

依着菩提树的梦幻想你碧玉般的纤手穿过唐时月 宋时风妆饰我素素诗笺的楣头

开花的铁树

绽开暖暖的夏季你邀请的气息令我渴盼之心萌动尘封已久的痴情

因为你的存在 冗长的期待孕育了元宵焰火的粲然那每一刻的向往石榴般饱含晶莹的感激

沐浴你的一腔柔情是我 梦也梦不到的意境（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

